

一名国民党中将的悔悟

1946年9月的一个雨夜,大杨湖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整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负伤后躺在解放区群众的担架上,一声不响。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全副美式装备的整三师,被装备低劣的“土八路”给打败了呢?

经过大半夜的颠簸,到解放军后方驻地,驻地工作人员挽留奔波了半夜的民工:“雨天路滑,夜里赶路容易摔跤,休息一下,天亮再归队吧。”

一位民工说:“同志们牺牲流血,为咱打了大仗,咱还怕路滑摔跤吗?”

另一位说:“我苦了一辈子,共产党来了,才翻身过两天好日子,老蒋还想叫我儿子、孙子再苦一辈子,我不和他拼老命还等啥?”

几个人急匆匆喝了碗水,奔着枪炮响起的方向,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赵锡田听着民工的对话,望着驻地来来往往的群众和奔流不息的运粮车,深深地叹了口气。

赵锡田一直纳闷:共军不抓壮丁,为什么一直兵源充足,战勤充实?

赵锡田可能不知道,他的王牌整三师的官兵对老百姓干了些什么。

1946年,战地记者陈勇进在《前线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9月4日,大杨湖战役中,杨勇将军的部队驻东大张村休息。

记者绕村一周,没见到一个老百姓。但村头战士牵着群众的两只羊在吃草,伙房的同志将剩下的饭汤喂给猪圈里的猪,母鸡下蛋后咯咯地叫个不停,公鸡伸长了脖子在叫。二营六连的战士在梨树下挖工事,树上的大梨已经熟透,战士没有一个去吃的。枣树上累累红枣同样没有一人动。菜园子里的大葱、白菜茂盛地长着,房东的石榴树上火红的石榴笑得咧着嘴。

当天下午,赵锡田整三师的军队退出了离东大张村三里远的西大张村,记者随部队到了西大张,同样绕村看了一周:村里鸡没见到一只,只看到鸡毛在地上飞舞,一只大绵羊还没杀完就丢在那里。一个中年妇女蹲在地上不敢抬头,身边的老大娘说她被蒋军强奸了。

这样的军队和打了8年仗被赶跑的日军有什么区别?

赵锡田更不知道,大杨湖战前,短短两周内,冀鲁豫五分区就有156650名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加前线战勤工作。战役中,支前民工出动担架17000余副,大车5000余辆,连齐滨县的县长李荣村都亲自到战场抬担架。

谁是敌人,谁是子弟兵,拥护谁,反对谁,老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秤。



单县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陈列的百姓支前使用的独轮车、太平车

1946年9月1日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布了冀鲁豫行署抚恤参战受损民兵群众的训令,要求各专、县、市政府:参战民兵与担架民众,在战斗与行途中负伤与死亡者,应即予抚恤,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干部须亲到他们家中进行慰问,同时召开追悼会,以示悼念,除伤者予以治疗外(药费由政府报销),还应号召群众予以慰劳慰问。牺牲及残废者其家属均按军属(地方军)优待。为支援前线出差服役之牲畜死亡、车辆因战争损毁者,由政府根据当地市价(原则上不让群众吃亏)迅速赔偿,不得延误。

这与国民党军拉壮丁、杀牛羊、抢粮食形成鲜明对比。

几天后,刘伯承、邓小平宴请赵锡田。赵锡田感慨道:“几天来的见闻我深有感触,我们不仅打败了贵军,更是打败了老百姓啊!”

邓小平一再告诫:老百姓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不能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走呢?

认准了跟共产党走的老百姓,不惜牺牲一切来支援共产党的军队。人民把支援共产党的军队当作天职,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节衣缩食,一切为了前线。

1946年7月至1948年8月,冀鲁豫全区担负战勤任务的总人口为726.39万人,大牲畜37.48万头,大车18.49万辆。两年共经历25次重大战役,民力负担折工计6517.67万次,畜力折工总计658万个,平均每个壮年工90.4次。

有人算了一笔账:解放战争期间,仅在鲁西地区,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7场战役下来,歼敌16.99万人,动用人工3988万个,平均每歼灭一个敌人需要人民工235个!

这是一串伟大的数字,其中没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呼:老百姓。

正是这些老百姓,一圈又一圈,汗珠掉在地面上摔八瓣,碾米磨面;一袋又一袋,用车推上肩挑、人背,将粮食送到前线;一次又一次,穿过枪林弹雨,爬过沟坎泥泞,将伤员从前线救回。正是这些老百姓,东援济南,南援淮海,北援天津,在广阔的华北大地上,用坚实的肩膀、粗壮的胳膊、厚实的脚板,推着小车碾出一条胜利之路!

刘海鹰

畜37.48万头,大车18.49万辆。两年共经历25次重大战役,民力负担折工计6517.67万次,畜力折工总计658万个,平均每个壮年工90.4次。

有人算了一笔账:解放战争期间,仅在鲁西地区,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7场战役下来,歼敌16.99万人,动用人工3988万个,平均每歼灭一个敌人需要人民工235个!

这是一串伟大的数字,其中没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呼:老百姓。

正是这些老百姓,一圈又一圈,汗珠掉在地面上摔八瓣,碾米磨面;一袋又一袋,用车推上肩挑、人背,将粮食送到前线;一次又一次,穿过枪林弹雨,爬过沟坎泥泞,将伤员从前线救回。正是这些老百姓,东援济南,南援淮海,北援天津,在广阔的华北大地上,用坚实的肩膀、粗壮的胳膊、厚实的脚板,推着小车碾出一条胜利之路!



宋江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在水泊梁山坐上了头把交椅,统领十几万大军,人称“及时雨”,谁敢偷他的东西?

原来,起义军三打祝家庄取得胜利后,在忠义堂大摆筵席,犒赏有功将领。众英雄都夸时迁本领高强,在攻打祝家庄之前盗取神鸡,为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立了首功。

时迁不谦虚,在众位首领面前自称是“天下第一神偷”。宋江笑着说:“天下第一神偷未免有点过分了吧。都说你盗术很高,我有点不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我给你打个赌。”说着从腰间摸出一块金牌,“我把它带在身上,给你三天时间,能把金牌盗走我就服你。”时迁自信地说:“咱一言为定。”宋江心想:我把金牌随时带在身上,昼夜不离身,看你怎么从我身上盗走。

时迁晚上,时迁找宋江喝酒闲谈。闭口不提金牌的事,一直到四更才回去。宋江摸摸金牌在贴身口袋里放着呢,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早晨,宋江又去忠义堂和众头领议事,时迁就躲在屋里睡觉,到了晚上时迁又找宋江喝酒闲谈。喝到四更时又晕晕乎乎地去睡觉,宋江摸摸金牌还在身上,渐渐放松了警惕。

这样一连两天两夜,宋江睡不好觉,头昏脑胀。第三天晚上,时迁又来了,说:“今天时间紧张,咱得喝快一些。”宋江心想:时迁诡计多端,这是最后一夜,我得少喝酒,叫他多喝酒。他喝醉了,盗不走金牌,明天他就输了。时迁执掌酒壶,宋江假装来者不拒,尽量让时迁多喝酒。时迁也不推辞,一让就喝。一直喝到三更天,把时迁喝得东倒西歪,迷迷糊糊,把酒壶揣怀里,歪倒在地上。时迁醉得不能行走,宋江没有办法,只得把时迁扶往自己卧室里休息。可转念一想,不行,时迁和自己同睡一室,万一时迁酒醒过来,岂不要偷自己的金牌?于是,宋江又把时迁扶到院中另一间房屋内。时迁进屋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宋江看时迁醉烂如泥,从屋外拴上屋门,回到自己卧室,闩上屋门,这时已经是四更天。宋江心想:我把你的屋门从外面拴上了,把我的屋门从里面闩上了,看你怎么盗走我的金牌。宋江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他知道时迁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只等明天早晨在忠义堂守着众位将领让时迁认输,免得时迁老是居功自傲,夸夸其谈。于是躺倒呼呼大睡,睡梦中宋江笑出了声。

宋江没想到的是时迁并没有喝醉。原来,他喝酒的时候身上揣着一把转心壶,一半装水,一半盛酒,趁宋江不注意,把酒壶换了。宋江喝的是酒,他喝的是凉水。宋江出屋关门时,时迁急忙起身,施展轻功,神不知鬼不觉超越宋江,早已藏在宋江卧室的床底下。看宋江睡着了,便从他身上解下金牌,把门打开,在宋江背上轻轻拍一下:“大哥,我走了。”宋江翻身起来,一摸金牌没有了,才知道时迁技艺高超。

自此以后,宋江非常器重时迁,凡是智取敌方寨的时候,便派时迁出马。时迁也不负众望,总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后来,时迁在起义军中担任步军头领,绰号“鼓上蚤”。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107名,对应星座为“地贼星”,死后被追封为“义节郎”。

宋江与时迁打赌的故事

扬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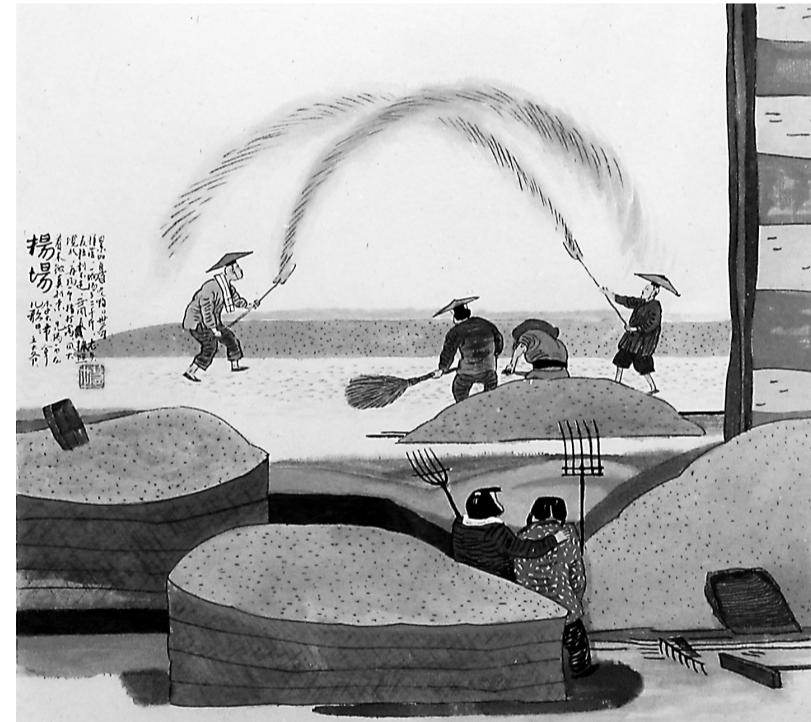
歌谣曰:张大叔,李大爷,拿着木掀真利索;先扬一个龙掀水,再扬一个猪打窝;风大麦粒刮不走,无风麦糠照样落;一场扬了两千斤,累得老头直哎哟。

扬场是借助风力将糠、尘土和碎秸秆等杂质清除干净,此时是乡亲们心情最为紧张、亢奋的时候,按他们的说法,到这一步粮食算是到嘴边了。但收成好坏,辛劳一年究竟有多少回报,除去交公粮,剩余口粮够不够吃,扬完场就知道了。

俗话说,三分扬,七分落。打落也是一项技术活,会扬场的好把式要配一个会打落的,只有两人紧密配合才不窝工,才能把扬出来的麦糠等及时清扫出去,这样扬出来的小麦才干净。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扬场技术逐渐被淘汰,掌握这门技艺的人越来越少了。尽管如此,扬场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和一种传统技艺,仍具有一定历史和文化价值,依然值得被记录和传承。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军。在黄堆店南秦氏祖林旁有一片空地为秦家演武场,场边立有“奋武扬威”牌坊一座,秦氏子弟自幼便在此演习对阵杀敌之技,并由年长除役之人传授排兵布阵之法。所以,考进士之前的秦氏,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是胸怀杀敌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军旅世家的熏陶,为秦氏在南征北战中无一败绩奠定了基础,也为创制“全胜车”等作战“神器”提供了灵感。而大伯秦泰省亲时带来的北疆军旅见闻,在秦氏及其堂兄弟们心中埋下了戍边报国的种子,并生根发芽。

旬、秦畹),以示不忘农本;秦纮更是在诗中抒怀“达官固守寒儒节”,刻画出一名清官廉吏的铮铮傲骨。秦纮致仕后,皇帝下诏为其修宅邸,鱼台县与单县地方官也都提出为其修造住居,秦纮一概拒绝,只是在秦公湖岸边自建了一个简单的院落,取名“求菴斋”,并将弘治皇帝御赐的“紫绶金章,累世功臣第;麟服玉带,当朝少保人家”匾联悬于门侧。虽然因年代久远“求菴斋”已不复存在,但黄堆店年长之人仍能大概指出“求菴斋”的所在位置。

三间偏房为医馆。有趣的是,除中间正房外,其余四间正房墙上挂着四件物品,分别为毛笔、长枪、药袋、铁锄。这是因为黄堆秦氏认为本族有四大传家技艺,分别是:读书、从戎、行医、耕种,并认为从事这四种职业都是值得鼓励的。一代代黄堆秦氏族人就在这里祭拜、学习、熏陶,与祖先进行着跨越时空的交流,汲取接续奋进的力量,很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

秦公钓鱼岛。少年秦泰喜动静,沉迷于演武场的刀枪剑戟,不能坐下来静心读书,十

碑,碑前神道两侧分立有四个石人、两匹石马、两头石羊、两头石狮,环绕古柏百余株。秦纮墓前当年功德碑碑身高3米,宽约1.3米,厚达0.4米。如果加上碑帽和石龟,高达5.5米左右。碑上有数行正楷文字,为弘治皇帝准允秦纮致仕时,对其一生功绩的褒崇:“皇帝敕谕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秦纮;卿以刚直之气、博达之才,发身贤科、历官台省……”,落款为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林前有御批石雕下马台,诸官至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林前还建有圣旨石碑坊,众人出入其下不得越轨。目前,当地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仍能回忆起当年秦纮墓的雄伟壮观。

一祠七坊。秦纮去世后,除了明廷对其褒崇有加,单县地方也对其推崇备至。据明朝隆庆年间《单县志》记载,单县当时为纪念秦纮已经建有“一祠三坊”,分别是都祠、尚书里、都宪坊、官保坊。一祠三坊之前,单县的士人学子往来观瞻不绝,都把秦纮当做清廉为官、清醒处世的典范;而普通百姓焚香跪拜,却是对清官廉吏发自内心的渴求与敬仰。加上秦纮墓门坊、纪念秦纮堂弟应天府尹秦泰的攀躋坊、纪念秦纮堂弟平开百户秦宗的奋武扬威坊以及祠堂门口的源远流长坊,秦家牌坊达7座之多。

丰功伟绩长存,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需要像秦纮一样的实干家;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下,我们也需要像秦纮一样的清官廉吏。深入挖掘、大力弘扬秦公湖畔的秦纮文化,应该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藏文蕴武秦公湖

秦琳 秦念收

芽、开花结果,于是有了开平卫百户秦宗弘治十七年北征蒙古、为国捐躯的壮烈,也有了三边总督秦纮经略三镇,威震漠北的伟绩。

四时园。弘治十八年,从户部尚书、三边总督上致仕的秦纮回到故乡黄堆店,享受着岁月静好的晚年时光。对于最钟爱的秦公湖,秦纮自然是不吝笔墨和感情,在湖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四时吟》。秦纮逝世后,其孙秦泰书于嘉靖年间在秦公湖岸边仿照《四时吟》所述风景和建筑,修建“四时园”以纪念他。前些年据黄堆店老人回忆,“过日本”(指抗日战争期间)的时候还有“四时园”石柱子残存,后来石柱不知去向。

秦纮故居。秦纮字世卿,号求菴,“求一茅屋”之意。秦纮被诬陷抄家,只抄到破衣烂衫数件;秦纮为官,“妻孥麦饭菜羹常不饱”;秦纮的儿子们,名字中都带着“田”字(如秦琳、秦念收)

秦氏宗祠。黄堆秦氏约在南宋年间从肖县(今安徽萧县)凤凰林迁至黄堆店,几百年来为鲁南苏北一带名门望族,其支裔广泛至河南、贵州、广东等地,目前有10万余人。现存最早的黄堆秦氏谱信修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七世祖秦纮与其堂弟秦泰同修,由秦泰天顺四年(1460年)同榜状元谢一夔作序,同榜进士郑纪校正,翰林院监修而成。族谱修成后,秦氏族人集资修建了黄堆秦氏宗祠,供奉黄堆秦氏先祖,兼做学堂、医馆。凡族中大事,由族长召集德高望重族人共同商议,每年阴历腊月二十八(相传是始迁祖秦宗随落户黄堆店的日子)合族祭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秦氏宗祠尚有正房5间、偏房6间,大门楼一座,正中一间正房供有黄堆秦氏一至十四世部分祖宗牌位200余个,其余正房藏有家传书籍、画像、手稿等物;东侧三间偏房为学堂,西侧

一岁时还被认为“顽惰不做营生”,以致“父兄皆不悦”。当叔父秦福提出让秦纮入学读书时,其父秦泰却觉得“此子顽惰,岂成材人乎”,经秦福再三劝说下才勉强让他入学。秦纮初入学时,秦宗等玩伴仍常来邀他去演武场练武,其父忍不住邀约,又去演武场,致使学业不佳。秦福见此,便打造小船一艘,每日将秦纮送到黄堆泊湖心小岛。秦纮在小岛上读书提升学业,钓鱼磨炼心性,逐渐显露出在文学上的天赋,获得了父兄和先生的认可。后来,乡人将其读书、钓鱼的湖心岛称为“秦公钓鱼岛”,目前此岛尚存。

秦纮墓。弘治十八年(1505年)九月初四,秦纮逝世于故乡黄堆店,享年八十岁。朝廷闻之,“赐葬祭如例,仍赠少保,谥襄毅”。20世纪60年代,墓前仍有明弘治十七年所立龟趺功德

名臣。其治学经历,史料有载;而其边疆情结,则鲜为人知。考诸明代黄堆秦氏族谱和《景泰二年进士登科录》,可知黄堆秦氏为军籍,其家族每一代人都要出若干男丁从